一版、本版责任编辑/蒋楚婷
E-mail:jct@whb.cn

作为播种者的郑克鲁先生

■黄福海

上图：2012年，郑克鲁获颁“傅雷翻译出版奖”。

右图：郑克鲁先生与夫人朱碧恒女士。

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大概没有不知道郑克鲁先生的。我是改革开放后几年考进大学的，十多年的思想禁锢，使我们的求知欲达到了顶点，一下子爆发出来。那时候正值所谓“书荒”，凡是古今中外的书，我们都会想方设法地买来读，买不到的就借来读。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复旦外文系主攻英国文学，但是我跟法语专业的同学特别要好，他们向我推荐过法国作家马丁·杜伽尔的一部长篇小说《蒂博一家》。图书馆里这套书不多，我们就借来轮着读。这部小说译文流畅、优美，于是我记住了一位叫郑克鲁的法语翻译家。当时，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只有几十种，有些还是以前旧译本的再版，所以没几年就读完了。随着阅读面的拓展，我开始接触到外国现代派作品。学校的新华书店只有很小的铺面，但是每周新书一到，门口就挤满了不同年龄的教师和学生。装了一车的几百本书，十几分钟就全部卖完了。其中最抢手的有一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装帧精美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书当时已经出到第三册，共六本，同时第一、第二册因为供不应求，还在加印。上海福州路各家书店的供应情形也与学校的新华书店极为相似，货到即售罄。这套现代派作品集，我们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经典来读的，因为它代表了当时最新的文学理念。这套书有三位主编，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在大学里主攻英国文学，但是欧洲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英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都与法国文学密不可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亚戏剧，再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而20世纪初期居住或流浪在巴黎、伦敦等城市的英法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从艾略特的《荒原》中读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于是对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硬着头皮读起了法语的波德莱尔。碰巧我的第二外语是法语，于是便开始阅读法国诗歌。这次冒险，为我打开了英国诗歌之外的广阔视野。法国诗歌跟英国诗歌有诸多不同，但在精致、优美方面各有千秋。我一直苦于没有一本系统地介绍法国诗歌的专著。我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发现过一部1940年代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也读过一部1970年代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但总觉得不太满意。直到毕业后很久，我读到郑先生著的那本《法国诗歌史》，才觉得真正挠到了痒处。这是一本专门介绍法国诗歌的书，从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开始讲起，详述七星诗社、拉马丁与浪漫派诗歌，再讲到维尼、雨果、巴那斯派，特别是讲到波德莱尔，以及兰波、魏尔伦、马拉美这几位法国诗歌史上的核心人物，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书的最后以法国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作结，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就是作家和作品。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横向比较、纵向关联。有些作家虽然属于一个流派，但他们可能是貌合神离的，要注意分析同时期作家之间的区别。比如兰波和魏尔伦，他们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诗风是各有特色的。同样，不同时期的作家，有些表面上属于对立的，但其实却有着内在的继承关系。比如拜伦，他虽然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但他和古典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有些文学史只注重材料的堆积，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缺少分析。郑先生的这本《法国诗歌史》有史料、有分析，给人以深刻的启发。郑先生具有这样敏锐的史观，跟他亲身从事诗歌翻译有关。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选，他在译诗方面不仅注重译意的准确，而且还尽可能保留了原诗的形式。他认为原诗押韵的，译诗也最好是押韵的。波德莱尔的诗十分整齐，那么译诗就不能长长短短，犬牙差互。郑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在做到语言流畅之外，基本上做到了每行字数都比较齐整，这些是郑先生在译诗方面的特色。郑先生的文学史有译诗作为坚实的基础，所以也相当厚重。

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每当我在思考英国诗歌史上涉及法国诗歌的一些问题时，首先会捡出这本书来翻阅，然后再按图索骥，查找各种诗集中的作品，将法国诗歌作为英国诗歌的参照加以研究。

郑克鲁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读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郑先生无论是在著作还是翻译方面，都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列。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沐浴着阳光雨露，但如果缺少一位给我们播种的人，这片土地就会逐渐变得荒芜。就我个人而言，郑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为我播撒了最初的文学种子，这些种子在我的心里成长发育、开花结果。现在我也从事一点文学翻译工作，回想起来还真的要向郑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说一声——谢谢！

（上接第一版）某些人不搞研究，他们做做作家介绍，写写作品内容，当然这样也可以，但这远远不够。应该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对欠缺的资料进行补遗，是郑克鲁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举例说，比如左拉的短篇小说《苏尔蒂太太》，很多人因不了解其创作背景而认为它不过是画家太太为画家代笔的故事。读了法文材料后，郑克鲁才知道左拉写的是都德。这在与左拉关系密切的龚古尔兄弟的文章里有明确记录，法国专家也考证无误。谁会想到左拉用画家影射都德呢？只读作品怎么会知道这些？所以他在序言里提供这样的资料，让读者知道：哦，写的是都德呀，都德原来是这样一个人。郑克鲁的序言一般都比较长，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一些别人没有的可靠材料。

而有时候，翻译作品的序跋也体现了“信、达、雅”的意境。比如郑克鲁在《基督山恩仇记》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非常抓人眼球：“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通俗小说多如恒河沙数，但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其中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佳作。”提到为什么用“恒河沙数”这个词来比喻，郑克鲁说，“恒河沙数”是个跟宗教相关的外来词，不像“多如牛毛”“汗牛充栋”这类词那样常用。这些词虽然很常用但没新意，而无论翻译还是写作，选用不常用的词都是为了更有文采。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悲惨世界》，人们说福来主教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如果我这么译，那就太普通了，谁都能译，没味道。于是我用了‘恫瘰在抱’，它的意思就是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既契合原文又不落俗套。有人以为这样的词没有生命力，是生僻词，然而并非如此，我们应该发掘它的价值。如果读者是个中学生，不认识就去查下词典，看看是什么意思，然后记住它，增加自己的词汇量。这样的词在几十万字的书中可以出现几个。为什么不能用呢？一本书总要在不同层面给读者一些东西。有的人认为用了成语就有文采了，却忽视了成语也是分层次的。常用的并不稀奇，那些贴切的但一般人不常用的当然可以采用，如何选词不仅是对译者词汇量的考验，更是基本功的一种！所以要想翻译得更好，还是要补课，把中文补上去。”郑克鲁表示，翻译这个工作太难了，因为太难，所以谁都不敢保证一点错误都没有。要做得更好，还是要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努力做到“信”与“达”，至于“雅”与否，还要看读者如何评价。

传道授业：把所知道的倾囊相授

在文学翻译、文学研究中时刻想着读者的感受，希望读者知道得更多，也许源于郑克鲁大半生的主业——教师，他愿意把自己的学识、经验倾囊相授，这让无数学生对这位恩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如今的郑克鲁可谓桃李满天下，几代“郑门弟子”都成了高校、出版社、研究机构的栋梁。而郑克鲁主持编撰的《外国文学史》等教材，也成了许多高校的必读参考书目。

郑克鲁对学生的文字功底要求很高。他认为，要做好翻译，最基本的一条当然是先把外文和中文功底搞好。先把基本功练好，再来做翻译，那么不管翻译哪本书都会翻译得更好。无论翻译对象是《老人与海》，还是新出版的书，效果都是一样的。外文和中文水平提高了，译出来的效果就明显不同。所以他在翻译相关专业授课的同时，更会督促学生提高语言水平。他说，如果学生法文不行，中文水平也存疑，怎么能做出好的翻译？不要以为我们说中文，中文就一定好，每个人的语言表达是不一样的，语言基础的好坏从日常表达中就能感觉到。

对于青年学子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郑克鲁指出，无论英文翻译还是法文翻译，关键并不是加减字。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字进行处理在所难免，但它们不是关键所在，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原文中独特的句式，尤其是中文里没有的关系从句。郑克鲁举例说，大家评价傅雷的翻译，认为他译得好，但傅雷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优于其他译者的。上世纪30年代，傅雷的译文可以说与同时期其他译者的质量差不多，但到了1940年代，尤其从《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其翻译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质量有了飞跃。这是因为他找到了翻译的窍门，提出了一套有效的翻译方法，遵循先译从句后译主句的原则，解决了关系从句的翻译问题。傅雷的这一翻译技巧被很多人应用，并被证明非常有效。郑克鲁认为，在讲翻译的时候，应该让学生们知道这些东西。

为人处世：质朴低调，淡泊名利

凭借翻译《蒂博一家》以及为中法教育交流作出的贡献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金棕榈勋章（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凭借翻译《第二性》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得“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在翻译、学术、教学上成绩卓著的郑克鲁，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记得，有一次他上郑克鲁家，想看看那枚法国一级勋章，郑先生和夫人找了半天却没找到……很多人不知道郑克鲁出身名门，其曾祖父郑观应学贯中西，是晚清著名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其祖产澳门大屋现在仍是澳门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谈起自己的家世和求学历程，郑克鲁都是淡淡的，不炫耀门第也不炫耀学历。他说，他学生时代喜欢俄罗斯和法国文学，因为考大学那年，北京大学的俄文专业不招生，才转而报考了法文专业。在北大求学的五年中，他以出色的文字能力崭露头角。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说起导师，郑克鲁至今念念不忘：“我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财富，就是扎扎实实地从材料中求取真知。所以我特别注重搜集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郑克鲁也同样感激他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卞之琳先生的教诲：“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于是郑克鲁开始研究当代外国文学，“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大师的先见之明，让我受益匪浅。”

《诗经》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60年，一个甲子，郑克鲁先生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砥砺前行。他曾说过：“我如果放弃研究，放弃翻译，那我人就不在了。”耄耋之年的他，仍旧在伏案工作，他说他正在翻译雨果16岁时写的一部小说，是描写海地黑奴起义的。现在已经翻译了近270万字，还剩30万字。

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贵州插队时，遇到过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酒叫黔台酒，黔台酒的传人世世代代都践行一条家训：“倾一生，为一事”，一直以来都潜心研究酿酒，如今已是第七代，这条家训仍高高地挂在他们的祖屋中。郑先生在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也是倾其一生，成就一事，不为名利，一心治学。他的翻译作品无疑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影响如美酒，历久弥新，醇香至美。

责任编辑/朱自奋
E-mail:zzf@whb.cn

“全国新书发布厅”重点推荐

用书法讲好24节气的故事

■曹琛

《风调雨顺：春夏秋冬》
周斌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短短28个字，总结了我国古代农耕智慧的“24节气”，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2016年，“24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国际气象界，“24节气”也被誉为“中国的第5大发明”。其实，24节气不仅和农耕文化紧密相关，也深深地融入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春风和煦，大地回暖，如今已过春分时节。春分，是一年中的第四个节气。在春分这一天，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之后北半球的白天日渐越长，夜晚日趋缩减。春分时节，海棠花开，草长莺飞，燕子归来，放飞纸鸢，雷乃发声，春耕农忙。

恰巧，春天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通过迫溯象形文字的起源，也可以从“春”的甲骨字形中见得。“春”的甲骨字形，由象征林野、太阳及发芽的种子的部件组合而成，意指在太阳的照耀下，草木萌发，春天到来。

而经过大篆、小篆、隶书的演变，“春”的楷体字形是如何呈现，又该怎样书写呢？

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教授、中国书法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书法老师——周斌教授，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24节气传统文化特色读本”——《风调雨顺》，为大家示范和指导24节气中楷体字的书写方法。

全套《风调雨顺》系列读本，从“立春”这一节气开始，以人物故事的形式展开，图文并茂地介绍24节气的气象文化、农事特点、民俗风尚，以及相关汉字的构字起源、篆书字形、楷书字形、书写方法等，并配以剪纸、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向大家充分展示多种形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读本在兼顾知识学习、文化传承、审美提升的同时，更强调实践与运用。扫描书中的二维码，便可以直接观看书法教学视频，跟随周斌一起学书法，从横、竖、撇、捺、点等书法中的基本笔画入手，逐渐掌握24节气相关汉字的书写方法。除了书法教学视频外，读本还附赠一册练字本，为读者掌握24节气的汉字写法提供指导和便利，切实提高书写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书法有学习兴趣的外国读者们，也可以跟随周老师一起来学习关于24节气的传统文化和汉字书写，因为这套“24节气传统文化特色读本”——《风调雨顺》是中英文双语读本，便于双语阅读，为读者向外国朋友们介绍关于“24节气”的传统知识提供指导和帮助。

这套读本最终的内容选择和艺术呈现，实际是基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广泛调研。早在2014年，作者便已经启动了“书法小联合国”文化特色教材的编制工作。“书法小联合国”是在联合国总部挂牌成立的国际书法文化交流机构，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国际交流和传播。而编写海外书法文化启蒙教材，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虽然看起来只是一本几十页的小书，但编制书法文化启蒙教材实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首先要找到一个好的素材，之后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反复进行教学实验，咨询各方专家的意见，最后方能定稿。本套《风调雨顺：春夏秋冬》书法文化启蒙读本，从酝酿到动笔撰写就花费了近5年的时间，在北美和南美部分学校进行教学实验。一方面以中国妮妮和美国杰瑞讲故事的形式展开情节，介绍有关24节气的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通过讲解汉字的构字特点和书法练习指导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认知书法文化，并帮助读者在绘画、剪纸等艺术形式中加强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同时，为了让中外读者对书法有更强的艺术感受力，提升读本的审美趣味和古韵，读本中的故事文字都由书法家盛兰军老师手写完成。

目前《风调雨顺》春季分册已正式出版，后续夏季、秋季、冬季分册也将陆续面世。相信这套用心编制的读本能陪伴中外读者感受一年四季的更迭流转，迎接中华大地的风调雨顺！

·好看文丛·

十六铺街后小弄的市井传奇

■龚心瀚

《小弄春秋》是一部以一幢民国时期招商局建造的、被后人称为十六铺街后小弄的职工住宿大楼为背景，描述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那条小弄堂邻里百姓故事的长篇小说。

小说用秤店、水手、警察等在那条街后小弄出现过的人物为主线，把整条小弄堂的故事串在一起。小说运用通俗的笔触和百姓的语言，辅之以这些人物的上海、宁波、天津、潮汕、绍兴等地的方言，再现小弄当时的情景，读来使人感到亲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妨说这是一次大胆的语言艺术上的尝试。

整篇小说场景描写不太多，人物对白之中的心理描写笔墨颇为用心，人物的个性能凸显出来。叙述中有议论，对话中有个性，人物中有心态的勾勒，显示出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觉得贴切。

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称之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但那时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生活在陋棚简屋、土墙板房或没有卫生间和厨房的旧城区和老式里弄。多少年来，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移民带来了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性，而又定居上海，渐渐被上海本土的生活方式所融化。通过几代人的融合，渐渐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市井文化。在这市井小弄上演着的，有的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有的却轰轰烈烈令人难以忘怀。这些故事反映出平头百姓和睦相处的生活气息和爱憎怒恨的精神状态，在上海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和历史见证。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城市建设有了崭新的布局和规划。于是陋棚简屋推倒了，老巷小弄消失了，那些朝夕相处开门见邻的人们，怀着深深的眷恋搬走了。而曾经在那朝夕相处的地方出现过平凡的、曲折离奇的、值得赞颂讴歌的甚至丑陋肮脏的事儿，不应随着那些棚屋弄堂的推倒消失而湮灭，而是应该将其记载下来，以文学艺术的笔墨描述成文，以示后人。《小弄春秋》正是这样一次有益的尝试。

《小弄春秋》
翟莺钧著
文汇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诗心如玉·

浮生只合诗前老

■章佳萍

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我对诗歌所知甚少》与其说是一部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同时又论证严密的学术性专著，不如说是一所独家珍藏的诗学记忆馆，一面折射个人心智升华的审美历险的镜子。

全书涵盖了沈健先生30年来在学术、工作、交游中与诗相遇、与自我相遇的体验，共分四辑，分别为《迷宫来访：细读名家》《我们的眼帘被针线缝合：半解诗学》《醒，就梦中往外跳伞：述评浙江》《一起醒来多么美妙：诗评片语》。这些独具匠心的名字彰显出一个博览群书、对诗歌艺术保持着热情同时又谦逊恭谨的作者。这种热情来自对“美”的推崇，而谦卑则是对隽永玄妙的诗歌的永恒敬意。

现代诗歌以现代社会与个体心灵的复杂性为表现对象，具有晦涩费解与玄奥莫测的诗学特征，矛盾、解构、扭曲中成为“无限的少数人”的寂寞狂欢。沈健在品读诗的智性时，以独立而自由的思想锻炼了内心感受力与理解力，肯定了诗歌首先是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是“超语言的语言”，从而发掘出诗歌的审美奥秘——通过语言的陌生化而更新世界，产生一种疏离间隔效果，来解放人类的感受性和想象力。同时他以自身的审美深入悟出诗人创作现代诗的艺术内核，即在孤独的自由中“通过语言和幻想，对宇宙、时间、死亡、梦幻和生命加以迷宫式的组合与重建，使时间消失或固定，使空间倒置或穿插，从而形成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正是这样的发现，为其品味诗歌奠定了基础。

在对国内外名家帕斯、勃莱、博尔赫斯、叶芝、佩斯、沈泽宜、潘维等的细读中，沈健更就经典诗歌进行细致入微、层层深入的意象与主题剖析，从而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意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生动地表现出来。全书既充满生动的妙喻和灵性的主观情感抒发，又有着精神分析美学、诗歌理论等专业角度下旁征博引的全面客观性。

《我对诗歌所知甚少》
沈健著
杭州出版社
（2017年10月版）

·学术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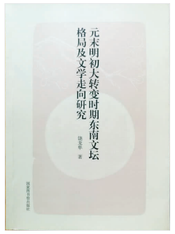
创通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研究

■查清华

通常来说，一部断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能够容纳著名作家二三百位，已属不易；而其中能获得较深论述的大作家，大体只三五十位。这使很多二、三流作家难获关注，遑论名不见经传的其他作家。但一部文学史如果缺少了对那些更广大写作群体的关注，显然是不完整甚至欠客观的。

近30年来，学界对地方区域文学的研究非常活跃，拓垦了非“主流文学”领地，使原来被忽视的地方、家族文学得以纳入中国文学研究视阈。饶龙隼教授的新著《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阶：从区域文学的视角切入，既深究区域内文学活态，又关注与其他地域文学的互动消长，将地方区域文学连通庙堂文学，使地域文学纳入主流文学发展进程之中。这样既避免名作家独擅文学史话语权而致大量名位不高作家的成就被忽略之弊，又不至于让地域文学研究囿限于方隅而消解与庙堂文学、其他区域文学互动关联的客观事实。地方文苑作为主流文学的流转之地，应与馆阁翰苑同时并行、互补联动，地方文学为庙堂文学提供了腾挪的空间，而庙堂文学则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可以说，这是一部创通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研究的力作。

该著紧扣元末明初南北文化被隔裂、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这两大表征，通过地域文学个案，描述该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全书分三部分：导论主要描述晚唐五代以来国家文化重心偏转东南的进程；上编考察东南文坛格局，重点研讨金华、吴中、岭南和闽中等地的文学群落；下编描述明初文学走向，重在研讨西昌故家的文化基质、江右儒学别派之弘传、西昌文学的雅正特质及其生长。



《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
饶龙隼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年11月版）

作为一部学理和文献兼融兼善的厚重著作，作者在表述方式上亦颇为用心，语言整饬雅驯，多用偶句联翩而出。当然，饶教授若能更上层楼，比如将书中所及而未见展开的宣徽文学、淮甸文学、金陵文学等群落也进行深研，那将会给学界带来更大的惊喜。